

232 |

龍

西昌市文史資料選編

第二

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西昌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四川省西昌市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西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 一、金江支队 王英 章润煌 (1)
- 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西昌发行的情况
..... 西昌市党史办公室供稿 (56)
- 三、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地下工作回忆 叶文惠 (63)
- 四、抗战周刊前后 李朝茂 (68)
- 五、西昌高级助产学校轶闻 何启珍 詹德身 (72)
- 六、往事忆来多 程豫文 程豫刚 (75)
- 七、宁属的回族与伊斯兰教 马思锐 (132)
- 八、国民不吃猪肉的原凶 撒复初 (162)
- 九、西昌是旅游胜地 李崇星 (165)
- 十、待开发的大螺髻山风景区 杨周南 (176)
- 插 页
- 十一、白塔事略 王定川 (181)
- 十二、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色 亟待开发的旅游资源
..... 朱显荣 (191)
- 十三、解放前宁属地区工商业发展回忆 朱柏荣 (199)
- 十四、彝务指挥邓秀廷诱杀团长蒋儒珍驱赶滇军胡若
恩部经过 李慧昌 (210)
- 十五、塑像神手陈德山 杨周南 (223)
- 十六、木工师傅巫嘉云 杨周南 (230)
- 十七、火绘 张树森 (235)
- 十八、“铁笔山人”张树森 (238)

十九、诗词·对联

诗两首.....张星石(245)

泸山、邛海楹联六首.....王定川(247)

封面题字：张剑波

金江支队

王英 章润煌

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一九四七年秋，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这个转折点。这也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长途跋涉到西昌，向中共西昌工委及在西昌、冕宁、会理等县工作的地下党负责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并指出地下党在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的政策下，埋藏的红色种子，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了。党中央一九四六年底指示南方各地党组织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特委决定，要深入农村，积极发展党员，还要发展彝族党员；大力发展地下武装，迎接全国解放。注意统战工作，瓦解敌军，建立两面政权。中共西昌地下党（即今凉山地区）工委书记黄觉庵同志，根据解放战争正奔向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遵照中共中央的要求，按照川康特委的决定，积极地给各县党组织布置了工作，并决定在会理开展武装斗争。会理东、南、西界紧靠云南游击区，在此搞武装斗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有回旋的余地。中共会理地下党组织（今会理、会东、米易、宁南四县）欣然接受了任务。从一九四

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在会理东区、南区、西北区，建立党的组织机构，都部署了力量，积极进行武装暴动准备工作。到一九四九年冬，在组织工作成熟后，先后公开进行了武装暴动，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本军未到之处，则自动拿起武器，实行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的空隙，发展游击战争”。中共会理地下党，组织的这支人民武装，名曰《宁属人民军金江支队》在会理东区（即今会东县）暴动的是一支队；在会理南区暴动的是二支队。金江支队是汉、彝各族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它配合了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的六支队即永琨支队，保卫了金江天险，粉碎了蒋匪残部流窜西、会后，欲渡江外逃阴谋；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四师、一百八十四师解放了除西藏外，大陆上蒋匪盘据的最后一块基地西昌地区，粉碎了蒋介石的“政治台湾、军事西昌”罪恶阴谋。解放后，一、二支队合编为一个支队，在清匪、反霸、征粮等工作中，又完成了光荣的任务。金江支队在这一年的斗争中，反映了凉山彝、汉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战的革命意志。坚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运用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三大法宝战胜了敌人。在凉山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支地下武装共五千多人，内有彝族、布依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近千人，其中一支队三千多人，二支队一千五百多人。在渡江到云南整训时，约二千人左右，与解放军胜利会师，过江解放西昌时，一、二支队共二千多人枪。解放后，随即集中在会理进行整训，除给会理、宁南等县调配去了三、四百干部，并抽调队员改编为西昌、德昌、宁南、盐边等县公安队，以及西昌专区公安处的公安武装共二

百多人外，通过整训，动员了一批同志复员回乡生产。其余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合编为一个支队。仍称《西康宁属人民军金江支队》，保留了一千人，归西昌军分区领导。胜利地完成了清匪、反霸、征粮任务后，一九五〇年底，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会理、西昌两个警卫营，并以金江支队队员为骨干组建了宁南、盐边两个警卫营，结束了金江支队的建制和名称。一九五一年秋，又以会理、西昌两县警卫营为基础，扩编为西康省军区基干一团，一九五二年，又改编为西南军区独立第八团。《金江支队》高举革命武装斗争的红旗，战斗在金沙江畔，大小凉山，写下了难以遗忘的一页历史。在斗争中，先后牺牲了指战员一百五十多人，其中禄应举、施光兴等同志，在战场上舍死掩护同志；常怀、王培舜等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慷慨就义，高呼共产党万岁！英雄事迹，气壮山河，永垂不朽，千秋万代，永示楷模。金江支队的历史，是凉山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战，用鲜血撰写的一篇革命史，现将情况概述如下：

一、中共会理地下党的组织建设

中共会理地下党的组织建设，实际上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生根的。在红军长征过会理前有康存仁、王若夫；三十年代后期有宋立训、李锐（又名李俊）、李茂生（又名李春）、戴从龙等同志在会理活动过，有一定影响，但他们的时间都很短暂，没有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如宋立训同志一九三七年在会理鲹鱼任会东区长时，曾利用其区武装，打击过地头蛇，大桥恶霸唐光第。不久，宋即离开了会理。

一九四二年秋，李成之（李直）从成都带龚成林到西昌，将龚的组织关系转给黄诚之（黄觉庵）。同年冬，黄调龚往会理开辟工作，龚以邮电局话务员身份作掩护，一九四三年底，黄又将川康铜铅锌矿务局会理益门炼厂罗西月等的组织关系转给龚，成立了县的党支部，龚任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等离开会理，仍仅龚一人在会理工作。根据当时党在白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作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的方针，坚持党中央规定地下党的机关社会化和地下党员职业化以作掩护的原则下，龚一面抓紧上层统战工作，搞好社会关系，当了会理县银行会计主任，并开了《永利祥》商店，为党积极筹集经费，又兴办了湾丘农牧场、富康农牧公司、妇女织布社等经济组织，并为武装暴动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也进一步搞好了自身掩护，长期扎根下去。一方面又深入群众，组织歌咏队、球队、读书会等活动，广交朋友，团结群众，听取群众呼声，识别进步分子，宣传党的主张，培养建党对象，为发展党的组织，积极作好准备工作。

一九四六年冬，党派刘若愚（刘万龄）去会理与龚接上了组织关系后，刘以赵子博的社会关系在会理伪县府工作为掩护。一九四八年四月，龚叫刘往昆明了解云南民主运动情况，刘到昆明时，学运已转入农村武装斗争。

一九四八年夏，为了尽快贯彻中共川康特委的决定，深入农村，积极发展党员，开展武装斗争，迎接全国解放，龚

请求增加力量，西昌地区工委书记黄觉庵同志，决定调李逸去会理协助龚成林，李与龚共同负责会理地下党的工作。李逸于同年六月初，带了温良石的组织关系到会理，暂留温在会理华宁瓷厂工作，龚、李、刘三人研究，必须先在会理城区发展一批党员，作为骨干，才能深入农村开展工作。经请示中共西昌地区工委同意后，遵照“大胆发展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方针，在工人、职员、教师、学生中，积极开展了工作，接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半年多的时间，会理有了王凡夫等五十多名党员。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会理城区在银行界（会理县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会理办事处、和成商业银行会理办事处）、学校中（云师、县中、金职校）等各方面，逐步成立了党的支部，积极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传阅进步书刊，如《西行漫记》、《延安一月》、《萍踪寄语》、《大众哲学》等。学习马列著作，如列宁主义问题，以及整风文献、新民主主义论，论党等书刊，武装了党员。利用各单位订阅的云南正义报等进步刊物，宣传解放战争在全国各地胜利的大好形势。当时，银行界党支部是党刊、进步书刊和复制传单、文件的基地之一，如王英把龚成林转移来的一包包的书刊放在楼板下面的望板中，并深夜复写文件和传单，龚成林还亲自去检查藏书的情况和复写文件后的复写纸销毁了没有，绝对地严守保密制度。各支部都十分谨慎地积极地展开了党的工作。

一九四八年秋，会理地下党组织，调刘若愚、温良石到会理东区开辟工作，刘、温恢复了叶剑明（蔡翼）的组织关系，建立了党的临时支部，刘若愚任文书。一九四九年四月，会东党支部发展了胥印候入党。当时，龚成林、李逸感

到胥印候是会东、巧家上层有名人物，应十分慎重。同年六月三十日，李逸去会东，审查胥印候入党问题，经了解，胥虽是商兼地主，抗日战争时期，即与中共巧家地下党员杨春浦、郑家奎亲密交往，长期阅读新华日报和毛主席著作，思想进步。并曾掩护过巧家地下党负责人肖非同志脱离特务的监视，还协助巧家地下党作过一些工作，是巧家地下党培养的建党对象。胥虽出身不好，但基本上符合党员标准并按七大党章规定的条件，是可以入党的。李逸慎重考虑，胥入党，有利于党在会东工作的展开，于是批准了胥印候入党。同时，还批准了常怀、周若梦、陈艾九入党。李逸去会东时，并调王英一道同去会东。七月初，建立了中共会理东区特别支部，以胥印候任支书，王英任副支书兼组织委员。李逸安排好后，才返回会理，并与龚成林研究，对党的力量布局作了调整。调刘若愚去冕宁工作，调温良石去会理南区工作，调兰培根去会理西北区湾丘农牧场，同时，调范华深入彝区天台区蔡三老虎地区工作，调席治中到会东负责该地区的工作，又调章润煌、吴心泰到会东，会东党的领导力量得到了充实，积极在贫雇农和奴隶、娃子中开展了工作，首先发展了苟天瑞、薛其祥等贫雇农入党，苟与薛均脱产在江西街、大桥等地积极活动。席治中、吴心泰、陈艾九等同志也先后化装成当地农民深入江西街、大桥、新街、堵格等地区彝、汉穷苦人民家中，发展了一批贫雇农民、奴隶、娃子入了党，工作进展得很顺利。高山区的贫苦农民深受压迫、剥削，苦大仇深，翻身求解放的心非常迫切，红军长征路过会理东区和南区，给汉、彝贫苦农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金沙江对岸，就是云南永昆支队的游击区，影响更

大，通过发展的农民党员的走亲窜友，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很快就在农村中团结了一大批农民积极分子，并从中接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入党手续是能写的就写自传和入党申请书；不能写的，就口头申请入党，由介绍人负责介绍，经党组织审查批准，经过宣誓接收入党。新党员，大多数同志都是单线联系领导，没有横的关系。中共会东特支，在进行党的地下组织工作时，一般都是直接从觉悟高的穷苦农民中培养接收入党。也利用过当地农民原有的群众组织的名义，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新街陈仕荣曾利用过当地贫苦农民原有的“齐心会”，大崇的杨天沛曾利用过当地的“月亮会”、“碗会”，团结教育群众。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会东很快就在鲁吉、大崇、江西街、大桥、堵格、新街、宁南县的华弹（原名洼坞）等地都发展了一批穷苦农民和奴隶入党。并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同时进行了党的地下武装组织建设。

一九四九年七月，派周若梦同志到宁南县去工作，发展了刘家伦、喊晓来、李德芳入党，播下了红色种子。一九四二年，乐从理（王月生）同志曾到宁南以教书作掩护，作过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发动学生运动，抗议国民党宁南伪县党部非法逮捕学生刘家伦，斗争胜利，刘获释，不久，乐即离开了宁南。乐在宁南的工作，给以后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九四九年春，调席治中到会理南区开辟工作，席以树堡小学教师和自学初土司的农牧场的技术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进行活动，先后发展了王乐天、袁琢成、刘明瑞等五个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席任支书。席于同年七月调往会东，改由王乐天任支书。八月，温良石到南区，并从西昌调由禾

到会理南区，建立了会理南区临工委，由田禾任书记，温良石任副书记，加强了会理南区党的领导力量。会理南区党组织很快在河口、树堡、绿水河、小关河等地，深入彝、汉贫苦农民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南区的农民，受苏匪少董、自学初、沙建中土司剥削压迫极深，恨之入骨。对我党的抗丁、抗粮、抗税，反收烟款等宣传，以及讲说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宛如干柴烈火，一着即燃，纷纷起来要求参加斗争，在我党周围很快团结了一大批群众，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其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中共会理地下党组织在益门华宁瓷厂发展了一批工人入党。在会理城内组织了妇女织布社，办了工人识字班，蒋瑞瑛任教员，培育其中的先进分子入党。

一九四九年秋，廖学贵、兰培根、盛光举、余体奎等同志在会理西北区（今米易、原会理县的一部分）建立了党支部，廖学贵任支书，开展了会理西北区的工作。同年十月，马仲亢同志从越西到普威（原德昌县的地方）发展了刘仕昌、付正达等同志入党，同年十二月建立了党支部，马任书记，临解放时，与会理地下党员郑良等建立了联系。会理西北区也发展了一批党员。刘仕昌与付正达共同组织了“彝族青年先锋队”，反抗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彝族的压迫。

中共会理地下党，先后在会理县城区和东、南、西北区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大力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党的地下武装，并在武装组织中相应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金江支队的一支队，由李逸、席治中、胥印候、蔡巽、王英组成了一支队的党委会，李、席任正副书记。过

江整训中，在云南白雾镇（甘沟）又成立了一支队的机关党总支，席治中任书记、王英任副书记，各大队的教导员章润煌、吴心泰、周若梦、褚瑶瑛等同志为总支委员。又以大队建立了党支部，由教导员任支书。各支部又在战斗英雄模范人物中发展了党员。二支队由龚成林、王凡夫、田禾组成了党委会，龚成林任书记，一、二、三、四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分别由教导员任支书。这样就保证党在武装部队中的绝对领导，截至一九五〇年三月与二野会师时止，中共会理地下党（包括现在的会理、会东、宁南、米易四个县）共有党员二百人左右（解放前已断绝了组织关系，以及解放后整党中未承认的党员均未统计在内）。其中少数民族党员九人，（回族一人，彝族八人）占4%；女党员十七人，占8.5%。其入党前可划分的本人成份（土改、民改中多未划其本人成份）。其中工人、农民占57%，知识分子中的教师、学生占40%，其它成分占3%，中共会理地下党的组织建设，是积极的、慎重的。所发展的党员，在武装斗争中，都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这些党员同志，除少数留在原地掌握敌情，在敌人心脏里作秘密工作，搞交通联络，搞后勤供应等工作，为金江支队服务外，绝大多数党员都参加了金江支队，成为这支人民军队的核心力量。

二、大力组织党的地下武装，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会理农村大多数地区系汉、彝杂居地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会理地处

川滇交界，东连大小凉山，北界德昌，西北界盐边，东北界宁南，安宁河从西部纵穿而过与雅砻江合流后注入金沙江，因而东、南、西面为金沙江所环绕与云南省隔江相望。山峦重叠，河溪交错，地形复杂。地区辽阔，纵横几百华里，有回旋余地。人口四十多万，物产比较丰富。隔江又是云南游击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特别是红军长征路过会理，打过土豪，给人民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穷人们朝夕盼望红军回来，这些条件，都有利于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四八年夏，中共西昌地下党工委决定，在会理进行武装斗争后，龚成林、李逸、刘若愚三人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在会理开会研究，贯彻中共西昌工委的决定。会理地下党积极准备，大力组织地下武装，以东区和南区对会理县城形成夹击之势的方案进行了布置，也在西北区布置了力量，牵制敌人，以利三面包围，瓮中捉鳖。这次会议，开始了金沙江支队的准备阶段。

会理汉区封建剥削、高租重利、苛捐杂税，逼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彝区奴隶制度，以及民族压迫，人民更难生活。会理南区一带的贫苦农民，终年麻布单衣；会理东区高山上的奴隶，四季靠洋芋和野菜充饥，冰天雪地，十八岁的大姑娘还穿麻布片，有的前后一块葫芦瓜壳，或用一把野草遮羞。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会理地下党向汉、彝贫苦农民，揭示了他们的贫苦根源，在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维护的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不打倒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穷人就翻不了身；不推翻吃人的剥削制度，就挖不了穷根和苦根。要翻身，求解放，穷人只有团结起来，拿起刀枪，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听了，高兴得很。走亲、串友，奔走相告：“红军又要

回来了。”暗中串联，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武装，在地下党积极发展、组织地下武装下，队伍迅速扩大，在会东，从高科到宁南华弹沿江一带，从鲁南到鲁坤山区，到处都有党的地下武装。在会理南区的普隆、树堡、绿水河、沿江一带，鹿厂、小关河、黎溪、西祥路沿线，以及会理西北区的攀莲、撒莲、丙谷、湾丘、花园井，顺安宁河而下等地也都有了党的地下武装。他们听到江那边云南游击区，斗恶霸、分粮食、不纳税的喜讯，纷纷磨刀相待，催问：“我们哪天打响？”。

在发展地下武装的基础上，到一九四九年七、八月，就逐步由分队到中队和大队，进行了队伍编制工作。当时，会理东区地下党组织，发展了地下武装近二千人，共编了五个大队和一个直属中队，一大队大队长万天顺，教导员杨天沛；二大队长禄应举（彝），教导员陈艾九；三大队大队长邓福平、副大队长杜方衡，教导员吴心泰；四大队大队长陈仕荣，教导员周若梦；五大队（铁乡大队）大队长李明远、副大队长凤太学，教导员章润煌；直属中队中队长刘升俊、万天发。其中二大队和四大队，彝族指战员约占一半，有二百五十人到三百人左右。其他大队也有少数民族参加。会理南区地下党组织，发展了地下武装近千人，共编了四个大队，一个直属中队，以毛姑坝、河口一带农民武装编为一大队，大队长冻志君，教导员袁琢成；以树堡乡的农民武装编为二大队，大队长管应伯，教导员王培舜；以普隆乡的农民武装为三大队，大队长王静恩，教导员刘明瑞；在小关河编的农民武装为四大队，大队长杨定基，教导员邹英；直属中队中队长郑良。其中二、三大队基本上是彝族奴隶、娃子组

成，这四个大队和一个中队，其中彝族约占一半。会理西北区党组织，也发展了地下武装。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党的地下武装组织，基本就绪的时候，龚成林、李逸、席治中、王英四人，及时在会东大崇雀依坪子甘蔗林边开会，决定尽快展开武装暴动。东区起来，南区就动，西北区也积极跟上，进军会理，会师攻城。会后，龚回会理，李留会东，分头加速工作。

为了从思想上武装队伍，在会东由王英刻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反对自由主义》、《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毛主席著作，装订了三厚本，名曰《思想指南》，以及《红军连队教材》（范华同志在蔡三老虎地区得到红军长征时遗留下来的一本红军连队教材）作为培训党员和地下武装的重要教材，和教育战士的准绳。还翻印了《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区的天》、《献花词》、《金凤子开红花》、《豌豆秧》、《老佃户》等革命歌曲三、四十首。这些革命歌曲，对发动群众和武装斗争，对会理东区、南区、西北区的穷苦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武装战士和群众的好教材。

从十月份起，会东特支分批集中党员和骨干到巧家，进行了三期秘密培训，学习了七大党章和毛主席有关著作。并布置回去也秘密地小集中，分散短训党员和骨干。使党员懂

得一点党的基本知识，使地下武装的干部，懂得一点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怎样当好人民子弟兵。十月的训练班，为游击队培育了一批指战人员。

为了防止云南龙纯曾假革命《尹武纵队》与会理苏少章勾结，以便巩固武装暴动后的后方工作，积极协助巧家地下党，瓦解了龙纯曾的基本队伍，二、四两个团，归永琨支队改编。这是由胥印侯利用其与龙纯曾有联姻的挑 担 关 系，去做龙纯曾的转化工作。胥印侯同吴心泰、陈艾九 等 同 志一道去说服龙纯曾没成功。龙纯曾说：“新民主主义在中国五十年内也实现不了。”胥见龙思想很顽固，意识到龙纯曾打着革命的招牌，乘机混水摸鱼，抢占地盘，扩充私人势力的反革命勾当。即留吴、陈等同志打入龙纯曾的基层队伍中工作。吴、陈二同志在龙纯曾的队伍中吸收了几名由丁达等同志带去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发挥了这些同志在龙纯曾队伍中时间较长，熟悉其队伍内部情况，协助云南地下党的同志进行了策反工作。利用龙纯曾调其二、四两个团打巧家大寨芦介凡返回时路过巧家的时机，巧家地下党员郑家奎同志与李逸、胥印侯相商，用调虎离山计策，由胥印侯把龙的二将四团团长杨春贤请到庆康商号闲谈。巧家地下党即动员这两个团三千多人枪，拖向巧家背后山上包谷淖，归永琨支队改编。这次策反成功，大大地削弱了龙纯曾的 基 本 队伍。龙纯曾因此怀恨在心，在金江支队武装暴动后，龙关押我在昭通的后勤人员胡均衡，并强索钢洋二千元，羊毛披毡二百多件，价值三千多元钢洋。龙纯曾公开抢劫这五千元钢洋，暴露他《尹武纵队》的反革命、土匪队伍的真面目。

一九四九年八、九月，胥印侯即将其全部家产（除土地